



# 悦读 滨州

文苑 影像 史志



下载品质滨州  
畅享品质生活

鲁北晚报

07

2026.2.25 星期三

责编:曹玉

邮箱:sdlbwb@163.com

## 听「哈哈腔」

□苏银东



在村里住,出了屋门就可以看到星空,平日里它总是寂静的,唯独除夕这晚才会变得五彩缤纷。站在烟火下,闻着弥漫在空气中的硝石味道,精神也会为之一振,可能是生理性的反应,也可能是因为连接着儿时的美好记忆。

小时候的鞭炮舍不得放,今天放一盒,明天放一盒,正是因为这份珍惜,才能沉淀为美好的回忆。读大学后和发小们凑在一起聚餐,酒也舍不得喝,一人抱来一箱,最后竟然能够全部清空。如今终于实现了烟花自由和啤酒自由,却仍然无比怀念当初那些匮乏的日子。因此,珍惜是比物质还要重要的东西。

那时,总觉得老家是在很远的地方,实际上不足十公里。今年除夕吃完水饺后,我开车早早地送孩子回城里睡觉。七点多路过转盘时,遇见一群放烟花的人,妻子想看,于是我将车子停在路边,孩子透过玻璃窗目不转睛地望着夜空。夜空

过了“小年”,李家庄就开始搭戏台,一出接一出的“庄户戏”直唱到“二月二”才算完。

那一段日子,是庄户人家一年里最喜庆、最欢乐的日子。小时候,我总掰着手指头盼腊月。因为腊月来了,离戏开台的日子就不远了。小孩子家不为了看戏,也看不懂,只为了看戏时的那份热闹劲儿。

东路梆子西路“呕儿”,是家乡一带盛行的地方剧种,而李家庄的戏叫做“哈哈腔”。在我的记忆里,这种“哈哈腔”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,就是每一段唱词的末尾,都极力往上挑,唱腔高昂尖细,活泼跳荡,仔细咂摸颇有点抑扬顿挫的味道。乡亲们听熟了、听惯了,戏词也记个八九不离十。上工和收工的路上,或赶着驴车,或扛锄挽着筐,高兴处吼上两嗓子,那也是字正腔圆,快活似仙。

姥姥家就在李家庄西南门。从我家到姥姥家,只隔着一大截子地。冬天的地里,没有了茂密的庄稼,只剩下枝桠光秃、七零八散的几棵老枣树。一走出我家的胡同口,就能影影绰绰望见姥姥家的大烟囱,大多数时候,娘也很放心我们姐弟俩独自去姥姥家。

那时候姥爷成年在一个叫“岔尖”的海堡上玩船。每次去姥姥家,姥姥总会拿出肥得流油的“石榴黄”(三疣梭子蟹)、肚子满籽的琵琶虾,或着扬头子鱼(干熟小杂鱼)、“雪雪”(小白虾)、锅煲鱼之类的海货让我们吃。大概因为娘是姥姥最小的闺女,又离得最近的缘故,我那时觉得姥姥疼娘、疼我们,远远超过表哥、表姐们。

我们在姥姥家吃过晚饭,天也差不多快黑下来的时候,娘也拾掇拾掇从家里赶了来,总忘不了给姥姥捎上几个老南瓜,几棵窖藏已久的大萝卜,或一包袱胡萝卜什么的,算作给姥姥的礼物。对于那些不值多



## 眺望烟花

□李哲

时而被渲染成金黄色,时而被渲染成绿色,又或是红色、粉色。我们一家三口人看了好一会儿,直到孩子用小手不停地抹着眼睛。他真的困了,于是我发动车子,往城里走。

每一条街道都冷冷清清,不比往日热闹,原来这就是城里过年的模样。我猛地一惊,原来除夕夜团圆饭过后,城里放烟花的人都聚集在了城市的外面,比如转盘处。这虽是我第一次如此早地返城,但那场

烟花并不陌生。

小时候的我同样也珍惜过那场烟花。每年除夕,天黑下来,我们一伙人会步行到村东头的大桥上,那是一条地上河,因此架的桥梁也格外高。站在桥上可以眺望得很远,如今可以眺望到中医院,而它的北面就是我所说的转盘。那时,我们陷在一片田野上沉寂安静的黑夜里,环顾四周时,只有西北角,会有如蒲公英般飞起又转瞬消失的烟花。

少钱的东西,姥姥总絮絮叨叨,每次都要数落娘一顿;留着给孩子们吃罢,他们都还小呢,可不能委屈了他们。在我的记忆中,姥姥的唠叨几乎千篇一律,总不外乎这几句话。

不等娘俩热乎乎说上几句话,远远听到村东头的锣鼓声“铿锵铿锵”地响起来了。我们便急不可待地搬上杌子凳子,扯着娘的衣袖嚷嚷着:“快去吧,去晚了占不着位了。”姥姥也赶忙锁上大门,深一脚浅一脚地随我们一起去听戏。姥爷养的那只大黑狗也跟着我们一起去,它颠颠地跑在前头,还不时回头望我们一眼。

唱戏的地方在村子东头,是一处老年间的官宅,解放后在官宅上盖了学校,戏台就搭在学校前的空地上。戏台上方四五只大汽灯“嘶嘶——”地亮着,照得戏台周围亮堂堂的。这时戏台下早已人声鼎沸,热闹极了。台上的锣鼓声一阵紧似一阵,突然在最激烈、最高亢的时候戛然而止,接着便是开台的鞭炮噼里啪啦炸响。之后,铿锵铿锵,咿咿呀呀,演员们就陆续上场了。

我能记起的,也无非就是《三进士》《天河配》《老少换》《王三姐刺菜》以及《秦雪梅教子》等有限的几出戏。纯粹是看热闹,情节也说不上了。那时只对《天河配》里牛郎放牧的那只“老牛”印象最深。舞台上的“老牛”由我的一位表伯扮演,两只高高的牛角,一双大大的牛眼,却是两条腿走路,并且能与主人“说话”。“老牛”从中做媒,撮合了地上勤劳的牛郎和天上美丽的织女。戏中,最气人的当然就是那王母娘娘了,不管牛郎织女多么恩爱,她硬是用银簪划了一条天河,无情地拆散了他们,只在每年“七月七”那天才能见上一面。至于《老少换》,故事情节大概是这样的:一个年轻俊俏的小媳

妇,糊里糊涂要嫁给一个糟老头儿;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,却阴差阳错要上一个小伙子的花轿……历尽周折,颇费心机,戏演到最后,终于完成“老少换”,彼此结成美满姻缘,而那个老头子却一无所知,一直被蒙在鼓里。戏里那年轻俊俏的小媳妇,梳着乌黑光滑的头,穿着一身红裙子,手里捏着一块花手帕,莲步轻移款款深情,柔柔几句唱词和一小段道白,一下子迷住了戏台下的我——我那时觉得她比朵儿姐姐可耐看多了。最令人解气的是《王三姐刺菜》里薛平贵当上皇帝后对他老丈人的“从重处理”,简直大快人心——嫌贫爱富,就应该没有好下场的!

会看的看门道,不会看的看热闹。我们戏看的不少,戏词记住的倒真是不多。一出不知道叫什么的戏里,一个活泼可爱的小丫鬟,在后花园里的一段唱词,因为幽默顺口,至今也没有忘记:

小丫鬟(呀)十六七儿,  
来到(那)花园里拿虱子儿,

大虱子拿了三百六,  
小虱子拿了一手心儿,  
虱子不大六根腿儿(啊),  
搁在嘴里咯蹦儿蹦儿,  
顺着那嘴角流血水(哇)  
……

后来我想,之所以能够一字不差地记住这唱词,大概是当时引起了我们的感慨:原来不只我们这些个土小子们身上爬满虱子,连那么俊秀的“小丫鬟”也有虱子啊——这让我们的心里多少有了些平衡。

小毛孩子爱困,还没看上一段,我的上下眼皮就开始打架,于是就拽着娘的衣襟央求着娘回家去。而娘正看得有兴致呢,她会掏给我几毛零钱,哄我到戏台外自己买吃的去。买的最多的是甜棒、糖葫芦儿和糖稀,以后又有了瓜子和花生。

原来,我早就看到了城市边缘处所放的烟花,只不过城里人是在烟花下面抬头仰望,而我们是在一处遥远的漆黑的角落里眺望。那时是多么的无忧无虑,一群人虽凑不出十块钱,但每个口袋里都塞满了瓜子,于是边嗑瓜子,边聊天,当所有瓜子被嗑完后,脸上也都冻得红扑扑的,我们便回家睡觉去。

如今,大家伙儿不再迷恋烟花、鞭炮和啤酒,甚至也没那么期盼着过年,因为我们肩上的担子更重了,有媳妇要疼,有孩子要爱,有家庭要担当,有工作要忙,自己的事情只能往后放一放。

除夕夜眺望星空时,广场上的孩子惊叹于绚烂多姿的场景,一言不发的我只剩下了羡慕。你看,在宇宙中,太阳是一束烟花;在地球上,人类是一束烟花;那么在历史中,我们不也是一束烟花吗?既然是一束烟花,那么我们就该去绽放,去闪亮,去耀眼!

嚼着硬邦邦带了冰碴的糖葫芦,或嗑着香喷喷的瓜子、花生,那浓浓的困意真就没了,又能坚持好长一段时间……

台上十分钟,台下十年功。演戏需要扎扎实实的功底,戏班子里能上台露脸的演员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老演员,特别是老生、花旦,年年都是那几个人。排练新戏,需要扮演新的角色,往往从年轻的戏迷里挑选培养。教戏的是一个艺名叫“酸杏”的外地人,他以唱小生出名,扮相英俊,唱腔干净,惯用一副小嗓子。他的唱腔尖细而酸,这也许是他艺名“酸杏”的来历吧。“酸杏”很少出台演出,偶因缺少某一角色,或演员临时有事,他就上台“救场”。那一招一式,一念一唱,举手投足,实在是高其他演员一大截子呢。后来,那“酸杏”老得教不了了,又换了一个艺名叫“净面梨”的接着教戏。村上几个小青年儿成天在戏班子里跟着学,傍晚村外的枣树林子里,经常有他们练习吊嗓子的声音。工夫到底没白费,渐渐地,他们几个也能上台跑龙套了。张转儿、换生、花茹等几个大闺女也跟着学戏,她们扮上戏脸子英俊水灵,惹得台下的半大小子们五迷三道的。她们一上场,还没等开腔呢,就引来一片尖利的呼哨,有的还大声喊着她们的名字。只要听说有她们的角色,半大小子们再冷的天也坚持看到撤台。

“哈哈腔”,不知从什么时候兴起的,一直唱响了我整个的童年、少年时期。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,才逐步没落萧条下去。演员后继乏人,能弹弦子打鼓板的几个,也老得不能上台了,还有行头和道具,也丢得差不多了。主要是,那时家家户户置上了“戏匣子”,有的还买了电视机,人们不用出门就能天天听戏看戏,谁还愿意挨冻去露天听戏呢。